

事文類聚

續集

存
561
名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6126	
冊數	61 (31)		
函號	365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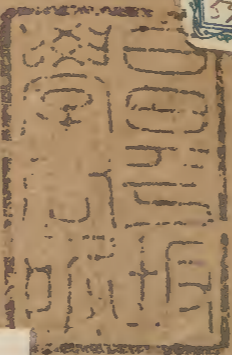


事文類聚續集

六

七

24
2
59



館書圖京東			
一 〇 冊	三 〇 號	別 架 函	類 書 類

不許帶出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六

續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居處部

館驛

淺草文庫

羣書要語

館客舍也 說文十里一長亭五里

一短亭六帖凡國野之道十里有

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

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以待朝聘

之官也 周禮地官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

郊勞視館致館秋官司寇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

王釋文云以車曰傳以馬曰遽江漢詩註見人

不能館不問其所舍曲禮子曰生於我乎館死

於我乎殯禮歲癸未之遷逐旅蟲蛇於海陬遇

夫人之來使闕公館而羅羞韓別知賦

詩句風帆數驛亭杜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

李麈鼙號古戍霧雨暗破驛坡無限居人送獨

醒可憐寂寞到長亭柳至今歸計負雲山未免

狐裘眠客舍坡章臺折盡青青柳坡

古今事實

適館授粲

緇衣美武公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
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賓至如歸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
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馬士文伯讓
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
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
其閭闔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
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對曰僑聞文公之為盟

主也宮室卑痺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巧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旬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贍其事賓至如歸無事蓄患不畏寇盜亦不畏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乃築諸侯之館襄三十一

有壞必葺

叔孫昭子聘于晉晉受邾人之勳執昭子寘於箕使吏藩之昭子不以拘為意止之舍有壞必葺去之日如始至昭三十二

致餼受館

單襄公過陳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語

假館授業

孟獻子曰曹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孟子曰歸而求之有餘師矣

舍館未定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
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
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
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
長者乎曰克有罪

傳單驛騎

田橫懼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
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
馬為輶傳急者乘一馬曰乘一乘傳師古曰傳
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

馬謂之驛騎高祖紀

孫弘起客館

公孫弘既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一
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
曰游士館以待國士躬自菲薄俸祿皆以給之
西京雜記公孫弘起徒步數十年至宰相封侯
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後李蔡嚴青翟
趙周石慶繼踵丞相者客館丘墟而已至賀屈
鼂時壞以為馬廐庫奴婢室矣

置驛迎賓

鄭當時置驛馬日郊迎賓客縣次與給食注次路也

第如傳舍

許伯入第盍寬饒謂曰此如傳舍閱人多矣詳見里第門

亭長不知

趙孝平王莽時父為田禾將軍以父任為郎嘗告歸步擔欲止郵亭亭長不納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過何時至孝平曰尋將到○劉寵免太尉歸清儉出京師欲息亭傳舍亭吏止之曰整頓以待劉公寵不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飾厨傳

漢宣帝元康詔吏或飾厨傳稱過使客以取名譽韋昭曰厨謂飲食傳謂舍言修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師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也

謫使代郵

楊震傳云謫震諸子代郵行書注說文云郵境上行書舍

亭有鬼

東漢王恠除郿令到官至釐音古亭亭長曰亭
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恠曰仁勝凶邪德除不
祥何鬼之避即入亭上宿夜中聞女子稱寃爲
亭長所殺明日召游檄詰問具服罪即收繫本
傳

虛館以待

管寧與王烈至遼東公孫度虛館以待之

移牛屋下

褚公裒爲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
而位微人多未識公乘估客舡送故吏數人投
錢塘亭住爾時吳興沈縣令嘗送客至浙江客
至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傍徨問
牛屋下是何牧人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
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傖父欲食
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
野遠近久承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
屋下修刺詣公更宰殺爲饌具於公前鞭撻亭
吏欲以謝慙公與之宴酌言色無異狀如不覺
公送至界

投驛不讓

唐元稹爲御史自東都召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參軍

視事於廨

李吉甫改柳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吉甫命菑除其廨以視事

擅乘驛馬

高元裕以右補闕召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真擅乘驛馬元裕詆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邪命左右奪之還具以聞

驛舍美婦

廣州押衙崔慶成轄香藥網詣內庫抵皇華驛舍夜見美婦人曰今日見君必有疑俟君回轅別圖後會擲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厨飯丁晉公曰此乃獨眠孤館四字也

古今文集

雜著

管城新驛記

劉禹錫

太和二年閏三月滎陽守歸厚上言臣治所直天下大遼肘武牢而咽東夏誰何宜謹啓閉宜

度先是驛于城中驛迹不時四門牡鍵通夕弗
禁更請于外隧永永便安制曰可守臣奉詔無
徵命無奪時縻羨財募游手逮八月既望新驛
成鄭人胥說琢石而紀曰在允之方面玄負陽
門街周道墻陰行桑境勝于外也遠購名材旁
延世工墜塗宣哲瓴甍剛滑術精于內也遽廬
有甲乙牀帳有冬夏庭容牙節廡卧囊橐示禮
而不恩也內庖外廡高倉邃庫積薪就陽峙芻
就燥有素而不愆也主更有第役夫有區師行
者有饗亭孳行者有別邸周之以高墉乃樓其

門勞迎展蠶潔之敬餞別起登臨之思漆洧波
瀾萬丘雲煙四時萬象來貺於我走轂奔蹄遑
征急宣入而忘勞出必屢顧其傳舍之尤乎太
守姓楊氏字貞一華陰弘農人鄭爲雄州非聞
人大吏不得在其選夫驛之宜遷於外也前此
二千石嘗言之而重改作若貞一可謂果於從
政而決行其言惜乎

褒城驛記

孫樵

褒城驛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
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

觀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
梁州以褒城控二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
輶以去以來轂交蹄劇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
大蓋當時視他驛為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
百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
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
後止魚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
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
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
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
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百人殘暴
乎語未既有老叟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
也吾聞開元中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
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者益寡生民日益
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
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
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
數於變易且刺史縣令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
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
縣令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釀當飢飽

鮮囊帛匱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耶矧
更代之際黠吏因緣恣為奸欺以賣州縣者乎
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
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老昨條其言書於褒城
驛壁

古詩

題小猿叫驛

黃知命

大猿叫罷小猿啼箬裏行人白晝迷惡藤牽頭
石齧足嫗牽兒隨淚陸續我亦下行莫啼哭
律詩

宿杉嶺驛

鮑昭

溪驛舊名杉煙光滿翠嵐須知今夜好宿處是
江南

宿洞口驛

錢起

野竹通溪冷泉聲入戶鳴往來人不到寒草上
階生

山館

杜甫

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遠宿
雲端山鬼吹燈滅厨人語夜闌雞鳴問前館世
亂敢求安

登大庾嶺北驛

宋之問

陽月南飛鴈傳聞至此迴我行殊未已何日復
歸來江靜潮初落林昏瘴不開明朝望鄉處應
見嶺頭梅

永嘉上浦館逢張客卿

孟浩然

逆旅相逢處江村日暮時衆山遙把酒孤嶼共
題詩解院隣蛟室人煙接島夷鄉關萬餘里失
路一相悲

題宛溪館

李白

吾憐宛溪好百尺照山明何謝新安水千尋見
底清白沙留月色綠竹助秋聲却笑嚴湍上于
今獨擅名

岳陽館中望洞庭湖

劉長卿

萬古巴丘戍平湖北望長問人何淼淼愁莫更
蒼蒼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孤舟有歸客早
晚達瀟湘

題褒城驛

元稹

嚴秦修此驛兼漲驛前池已種萬竿竹又栽千

樹梨四年三月半新笋晚花時悵望東山去等
閑題作詩

宿山驛

張濱

驛在千峯裏寒宵獨此身古墳時見火荒壁悄
無隣月白翻驚鳥雲閑欲就人祇應明月鬢更
與老相親

邯鄲驛冬至夜思家

白居易

邯鄲驛裏逢冬至抱膝燈前影伴身想得家中
夜深坐還應說着遠行人

元和甲午歲詔書盡徵江湘逐客余

自武陵祇召赴京宿于都亭有懷續

來諸君子

劉禹錫

雲雨江湖起卧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
楓林下今夜初聞長樂鍾

題驛舍

盧秉

青山白髮病參軍旋糴黃梁買酒尊但用有錢
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

元豐七年有

詔京東淮南築高麗

亭館密海二州騷然有逃亡者明年

軾過之歎其壯麗留一絕云

蘇子瞻

蒼楹飛舞垣墻外
桑柘蕭條斤斧餘
盡賜昆邪作奴婢
不知賞得此人無

汲黯傳云得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以謝天下

宿皂口驛

楊廷秀

倦投破驛歇征驂
喜見山光政蔚藍
不柰東風無檢束
亂吹花片點征衫

題湘中郵亭壁

左鄴漁隱

疊疊山腰繫冷雲
踈踈雨脚弄黃昏
松聲更帶溪聲急
不是行人也斷魂

友人適越路過桐廬寄題江驛

李郢

桐廬縣前洲渚平
桐廬江上晚潮生
莫言獨有山川秀
過日仍聞官長清
麥隴荒涼當水店
鱸魚鮮美稱尊羹
王孫客棹殘春去
相去河橋羨此行

宿黃花館

楊發文鑑

孤館蕭條槐葉稀
暮蟬聲隔水聲微
年年為客

路無盡日日送人身未歸何處離鴻迷浦月誰
家愁婦擣霜衣夜深不卧簾猶捲數點殘螢入
戶飛

詩話

空館女歌

竟陵椽劉諷夜投空館有三女郎至歌曰明月
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尊翠杓
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忽有黃衣人曰
婆提王屈娘子速來女郎皆起明旦拾得翠釵
數隻幽恠錄

鬼詩題驛

劉元方嘗宿湖岸驛中夜聞歌聲朝閱盈間有
題云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
手刺衣上花今日為灰不堪着

損名驛婦

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寔使覘之丞相李猷
以書抵韓熙載曰五柳公驕甚其善待之穀至
則果如李所言熙載謂所親曰陶委實非端介者
其守可隲當使諸君一笑因令宿驛舍埃膳六
朝書半年乃畢熙載使歌姬秦蕩蘭衣弊為驛

卒女穀見之而喜遂犯謹獨之戒作長短句贈
之云好因緣惡因緣柰何天祗得郵亭一夜眠
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
斷弦是何年明日中主燕客穀凜然不可犯中
主持觥立使蕩蘭出歌續斷絃之曲侑觴穀大
慚而罷冷齋夜話

第宅

羣書要語

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釋名
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

曰寢無室曰榭爾雅東北隅謂之宦爾雅樽櫨

注梁也說文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風

雨攸除鳥鼠攸去斯干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

鳥斯革如翬斯飛同上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

不潰于成詩伊蟻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

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東山若作室家既

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

塗丹雘梓材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

次居室為後曲禮正中曰棟次曰楣儀禮注具

饌於西塾注西門外也同上設洗直於東榮注

屋翼也室東南隅謂之突室西南隅謂之奧七尺曰仞八尺曰尋同上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

室注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為方丈故曰

環堵之室高誘注華門主實蓬戶甕牖禮記圭

竇者牆上鑿門上銳下方如圭之狀甕牖者以

敗甕安於室之東西為赤白幾糧之象日月也

程泰之演繁露國宅無征注城中宅無稅也周

禮楚子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注宮室始成

祭之為落左高其閑閼左使營菟裘吾將老焉

左子罕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

國語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

之內也注蕭言肅也墻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

至屏而加肅恭焉謂之蕭墻語大廈成而燕雀

相賀淮南子今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

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吾丘壽王傳

高祖詔列侯食邑者皆賜大第室更二千石受

小第室注有甲乙次第故曰第漢書爵雖列侯

食邑不滿萬戶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稱

第初學記高明之居鬼瞰其室揚解嘲溫房承

其東序涼室處其西偏何晏賦大廈耽耽文選

厚棟大厦夷庭高門柳文庀徒揆日各有司存

文選霜斤沐楹玉沙瑩礎虛聲碑陳圭置臬水

瞻星揆地石闕銘編霜莢緝寒茅構鳴噪之所

集築町畦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樹由妨基而剪

巢決滄漭之汀滌塞井甃之淪坳織宿楚以成

門藉竹扉而為戶既取蔭於庭樾又因籬於房

杜沈約郊居賦厚貨居昨移于間壤伐惡木荆

與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

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常所未覩倏然互

見柳文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樽櫨節稅之華

不斲椽不剪茅不列墻以白雲為藩離碧山為

屏風昭其儉也柳茅亭記蒼翠詭狀綺綰繡錯

同上堂既成簑以白茅為省費地也時無良草

工不能彌縫其上大雨溝下如注焉天方晴烏

攫擊不少置爵鷺且乳童兒階而取之紛紛藉

藉焉汎掃罷於奔命於是議易以瓦洪邁東堂

宜蛛都于簷蜂于于于豈國于豈蒲盧宮于于窓

是四物者眇麼類也一不當其居知整芘焉人

而不能如惑矣洪必葺軒記余家負數畝之宮

有二十楹兄弟環而居之而又有附庸其間者

大房所得財丈五瓶罌巾衍皮置鶴列婦子揮
汗成雨左足下榻右履已及寢門之外矣方春
雨淫漏無乾處寒廳之下水可涉也高風一下
惴乎其將壓焉洪草堂記

詩句

歸身逢草屋選茅茨寄短椽杜茅簷古木

齊王華屋艷神仙杜當與持斧翁前溪伐雲木

李見桐猶識井看柳尚知門江總舊宅蝸涎蠹

畫梁杜牧潭潭廣廈居咳唾生餘響屏山一林

瘦竹吾菟裘坡幽居地僻經過少杜

古今事實

孔堂聞絲竹

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王又
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美哉輪奐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賀焉張老曰美哉輪
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
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
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檀弓下

買宅自污

高祖數使使問蕭相國何為客說曰胡不多買
田地賤貫資以自污上心必安何從其計

視如傳舍

平恩許伯入第蓋寬饒賀之酒酣仰屋而歎曰
美哉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
惟謹慎為能久

田宅分人

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
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分以與

昆弟外家續漢書

起自白屋

吾丘壽王傳今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
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

以泥謝客

曹操於譙東築精舍求低下之地以泥水自蔽
絕賓客往來之望

借屋得罪

丁謐為人亢毅常於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
王亦欲借之不知謐已得直開門入謐望見王
交脚卧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等人促呵使去

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聞明帝收繫鄴獄以其功
臣子原之魏略

求田問舍

劉備謂許汜曰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憂國
忘家有救世之意而求田問舍言無可采

遜宅與兄

裴楷營新宅基宇甚麗當移住兄心甚願之而
口不言楷知其意便使兄住別傳

角巾東第

羊祜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第為

容棺之墟

推宅與友

周瑜與孫策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
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本傳

借宅栽竹見竹門

甥成宅相見甥門

題門賣宅

齊庾杲之接魏使使問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
賣宅答曰朝廷欲掃蕩京洛尅復神州所以家
家賣宅耳

賣宅不售

北齊皇甫亮所居宅灣下標榜賣之將買者問故亮曰爲宅中水淹不洩雨即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淳實不矯飾如此

因產木辭官

後魏王羆授西河內史辭不拜人問其故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所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人間又違憲治以此致辭耳

兄辭禪宅錢

宋蔡興宗父廓起二宅以東宅與兄軌軌送錢五十萬禪宅直興宗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

贖魏證宅

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爲魏證孫贖故第白居易易言證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白傳

綠野堂

裴度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時闍孺擅威度不

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作別墅具煥
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閑散與白
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
間事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
必問度安否文宗復詔節度河東曰為朕卧護
北門可也未幾度薨

疏沼種樹

白居易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為當時所忌乃
放意文酒無立功名意於東都所居履道里疏
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

輞川別墅

王維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歌湖竹里
館柳浪茱萸泚普半反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
賦詩相酬為樂

詔不毀宅

田游巖隱箕山高宗拜弘文學士乘傳赴都帝
營奉天宮游巖舊宅直宮左詔不聽毀天子自
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

宅氣索然

浮屠泓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恠宅

氣索然視隅有三坎丈餘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將平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痛補他肉無益也

重關複壁

李林甫為相自見結怨者多憂刺客竊發所居重關複壁絡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莫知也

浣花草堂

杜甫在成都劔南節度使裴冕為卜西郭浣花溪作草堂居焉或以為嚴武非也

求買山錢

戴符山人問襄陽節度使于頔求買山錢頔與百萬

買宅得金

魏郡張本富賣宅與程應應舉家疾病賣與何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一更中有一人長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何以有人氣答無便去文因呼細腰問向赤衣冠是誰答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是誰答曰我杵也今在竈下文掘得金三百斤燒去杵由此大富宅遂清寧

相宅吉凶

唐僧泓師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盞地安邑里西是玉杯地後永寧為王鏐宅安邑為馬燧宅後入官王宅賜袁弘及史憲誠等所謂金盞破而成馬燧宅為鳳城園所謂玉杯破而不復完也盧氏雜記

厚遺宅主

徐鉉初自南唐入京市宅以居歲餘見故宅主貧甚鉉召之曰得非售宅虧價而致是也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其主堅辭不獲

亟命左右輦以付之聖宋擬遺

巢居穴處

熙寧間故太師王公拱辰即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壤室二公各嘗登處其間邵雍堯夫見富鄭二公問洛中有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為發笑塵史

室美可懼以下係侈太

智囊子為室美士茁夕馬智伯曰室美矣夫對

曰美則美矣臣意亦有懼也高山峻原不生草木
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
亡說苑

兄為美室

宋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
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
且不敢問

開第康莊

自淳于髡以下齊宣王皆命為列大夫為開穿
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鄒奭傳

宅甲諸第

漢田蚡以景帝同母第拜相嘗請考工地益宅
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迺退召客飲坐其兄蓋
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
撓治宅甲諸第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
以百數

為人起宅

邴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
造立居室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戴始往居與
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入官舍

宅屬他人

後魏王椿於鄉造宅聽事極高壯椿往為本郡人呼為王太原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王太原宅未幾爾朱榮居椿宅榮封太原王焉

木妖

唐安史之亂法度隳弛內臣戎帥競治亭館第宅力窮乃止時號木妖南部新書

果市佳宅

唐馬周為御史時遣人以圖購佳宅眾以其與書生素無貲皆竊笑他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

周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人乃悟

必買此宅

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拓荆楚間江陵街側有大宅門枕流渠文昌醉於渠上脫履濯足自言我作江陵節度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荆南遂買此宅錄異記

旁撤民廬

安樂公主奪臨川長公主宅以為第旁撤民廬怨聲囂然第成禁藏空殫六帖

秉燭一覽

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大第皆以香柏爲之
文梓爲梁花石甃池引水築山碾磴廡庫亭閣
無不備具第成約費白金五千銖次年被召還
都幕抵其第秉燭周覽時朝會有期侵星而出
行至東都而卒家人不能居

治第完壯

趙韓王治第麻搗錢一千二百餘貫其他可知
蓋屋皆以板爲笄上以方塼甃之然後一瓦至
今完壯

乘車一遊

趙韓王將營西宅遣人於秦隴市良材以萬數
及宅成韓王時爲西京留守已病矣詔詣闕將
行乘小車一遊第中遂如京師至于捐館不復
再來矣涑水

一登西樓

丞相陳秀公升之治第于潤州極爲閎壯綿亘
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有輿一登西樓而已
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賣不得修不得筆談

蓬戶桑樞以下係卑陋

原憲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桑以爲樞甕以爲

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莊子

在陋巷

顏淵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宅窮僻處

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不治垣舍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勢家所奪

以席為門見門門

一區粗足

河間王孝恭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當別營一區令粗足充事而已吾歿後子也

才易以守不才不為他人所利

何以家為

武帝為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蓬蒿滿宅

後漢張仲蔚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

不事一室

陳蕃年十五閑處一室庭宇蕪穢同郡薛勤往候之曰孺子何不掃除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

小宅籬垣

吳隱之為廣州刺史盧循寇南海隱之為所得
久方得反數畝小宅籬垣側陋內外茅屋六間
不容妻子尋拜度支尚書本傳

茅舍以居

晉羅含為桓温別駕以解舍誼擾於城西小洲
立茅舍以居織草為席布衣蔬食晏如也

環堵蕭然

陶潛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
晏如也 本傳

切責華美

後魏長孫道生位司空第宅卑陋出鎮後子弟
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曰今強寇尚遊魂漠
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毀宅

蝸牛廬

魏焦先字孝然結草廬於河間號蝸牛廬呻吟
其中後野火燒之乃露寢雪中袒卧人視之並
如故後至百餘歲卒

小舡岸居

齊張融為中書郎假東出武帝問往何處答曰

臣陸處無屋舟居水上後問其從兄緒緒曰融
近東出未有居止權作小舡岸上住帝大笑

如逆旅舍

梁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宣武
寺不復方幅意謂亦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恠
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貴繼踵死其死矣
定是誰室

不以官廨益宅

梁呂僧珉世居廣陵後爲本州刺史僧珉舊宅
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宅僧
珉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

不立田園

唐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常曰吾相國矣未死
豈有饑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保也
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爲不肖子酒食費我無
是也

容蓋而殺

崔郾室處庳陋無步廡至霖淖則容蓋而殺以
就列位

無十尺舍

元德秀未嘗有十尺之舍

不營美宇

唐李義琰為相宅無正寢弟義璉市堂材送之
義琰曰以吾為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吾
禍卒不許木久腐乃棄之

玉川破屋

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 韓寄廬

全

修葺傷百蟲

曹彬所居之宅僅庇風雨敗簷踈牖不堪其憂
而彬處之恬然自若堂屋弊壞子弟請加修葺
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
傷其生 歸田

第宅庫陋

杜祁公行不殖貨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宅庫
陋居之裕如出入從者纔十許人烏帽皂綈袍
革帶親故或言宜為居士服公曰老而謝事尚
可竊高士名耶言行錄

廳僅容旋馬

李文靖公 沆 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

僅容旋馬或言其大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
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
溫公訓儉

燕居凝塵

呂正獻公公著燕居凝塵滿案澹然弗顧所用
研或十數日不洗滌亦不問也平生每半年許
一饌家塾記

無地起樓臺見儉約門

不肯治第

范文正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

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
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
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
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
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
遊者豈必有諾已而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以
調宗族若曹遵吾言無以為慮遺事

賜以近第以下係賜第

孝惠及高后德汝陰侯夏侯肱孝惠於魯元
下邑之間乃賜壯第之一曰近我以尊異之

北第者近北闕之第

為起第舍

張遼字文遠為晉陽侯累有戰功魏文帝曰此古之邵虎也為起第舍

輟殿材賜

魏證宅無堂太宗方造小殿乃輟其材以賜之

賜第及田

德宗賜李晟永崇里第及涇陽上田延平門之園林女樂八人蓋收復長安之功也

古今文庫

雜著

與大息山松書

梁徐勉

世家清廉故常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
中年聊於東山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
際閑曠終可為宅倘獲懸車致仕實欲歌哭於
斯經營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滕
陌交通渠畎相屬茅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
岑藜薄不無糾紛之興雖云人外城門密邇凡
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
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

爾者更招巨利汝當勉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
以弃日也非徒弃日乃是弃身身名美惡豈不
大哉

閑居賦

潘岳

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
題以巧官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乎
巧誠有之拙亦宜然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
之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
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臆之費此亦拙者
之爲政也乃作閑居之賦於是退而閑居洛水

之涘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背京沂伊面郊後市
浮梁黜以徑度靈臺桀而高峙窺天文之秘奧
究人事之終始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
芳枳樹籬遊鱗澆澗菡萏敷披竹木蒼鬱靈果
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桺之柿周文弱枝
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植之桃表櫻胡之
別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萄之珍磊落漫衍乎其
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
不能極也菓則葱韭蒜芋青笋紫姜蘘荷依蔭
時蘆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柳垂陰車結軌

陸摘紫房水挂頰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

雪巢賦

楊廷秀

天台林君景思之廬字以雪巢尤延之為作記廬陵楊某復為賦之其辭曰

赤城兮霞外天台兮雲表有美兮先生相宅兮木杪厭人寰兮喧卑薄市門兮囂湫壑谷奧滌蝸廬褊小陟彼懸崖天紳之涯竒峯日拂枯松霄排飛上萬仞之顛旁無一寸之階我營我巢維條伊枚命黃鵠而銜枝驅玄鶴而曳柴斧辛夷以為柱刈山桂以為棟蘭檉椒其有芬荷蓋

岌其不動將旁招樵夫朋盍溪友以落之且有日其善頌矣夜半風作頓撼林薄天駭地愕山跳海踴已而寂然四無人聲黯天黑而月落忽八窻之夜明悅身墮於冰谷羗刮骨其寒生窮猿曹皞飢馬獨鳴先生夙興而視之但見千里一縞羣山失碧翔玉妃以萬舞飄天葩之六出皓皓的的續續籍籍蓋朔雪十丈乾沒吾巢而無人跡矣先生舉酒酌曰巢成雪至雪與巢會式瑤我室式珠我廨空無一埃點我勝槩繼自今匪仙客其勿迎匪詩人其勿對迺搏冰漿與

雪汁飲兔鬚於墨澮大書其楣曰雪巢標俗子
出諸大門之外

南溪樟隱記

祝和父穆

余卜居南溪上流溪之濬有喬木二蓋古之豫
章而今俗以樟名者也其壽當三百餘載而大且
二十圍團欒偃蹇庇及數畝老根盤踞高突地
面如巨石礪砢余因募工舂土厚培其根使
平若一臺可坐數客久焉根入土深得所滋養
枝葉益敷暢停午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清陰覆
地暑氣不入涼颼時來方春稚綠競擿藹若雲

屯及元冥凍沍此獨挺秀余愛護封殖每爲賦
甘棠之詩余聞昔有商山之老戲於橘中者謂
之橘隱後世效山陰之種竹者謂之竹隱慕彭
澤之采菊者謂之菊隱擬孤山之詠梅者謂之
梅隱余愛此古樟遂名吾廬以南溪樟隱暇日
搜閱書篋得晦菴朱子所書四大字適契余所
命名若有天相亟模勒揭于廳之楣即其右闕
小室又取朱子所書歲寒二大字爲扁以表古
樟之雅致室僅容膝處勢最高平挹翠嵐下臨
綠浸隔岸擔簦負笈之行人中流披篲鼓柁之

漁父皆可坐見於几席之上市廛雖近而一塵
不侵余蓋於此而讀書以求聖賢為己之學涵
養體察私淑吾身庶幾不負朱子疇昔教育之
意日力有餘則編輯古人嘉言善行類成巨帙
窮年矻矻皆手自抄錄樂而忘疲今一二書行
于世者幸有揚子雲不以覆醬瓿也乃若坐久
神倦起而欠伸則信手拈前輩詩文一二帙緩
誦微吟戰睡魔而却之此則樟隱之成趣也其
西則築小樓四楹與廳對峙又取南軒張子所
書藏書閣三大字揭扁樓上雖余無資聚書不
能多視鄴侯挿架特泰山之毫芒然余性健忘
不可無書舊所讀不復盡記必藉檢閱積久抽
取簡帙散亂則必次其甲乙使如舊序剔去蠹
魚燥以風日蓋茲樓也檢書則登整書則登曝
書則登當此之時窻櫺四敞不妨眺望以舒暢
心目至於秋霄爽豁月鑑澄鮮朔風怒號雪絮
飛舞乘興一登便覺水晶宮闕瓊樓玉宇去人
不遠此又樟隱之勝槩也噫余晨興而啓吾扉
出入而涉吾庭仰而瞻吾巨扁銀鈎鐵畫動有
法度則思其人儼若先儒之臨其上顧而見吾

古樟龍身虬柯昂霄聳壑則愛其木凜然歲寒
之友在吾側是則吾廬雖甚湫隘卑陋而雄麗
偉特之觀固不在於輪奐之美也繫我後人之
居於斯者其必讀韓昌黎示兒之詩使有賢卿
大夫相過考評道之精粗以不迷厥初可也其
必思朱子所記先大父遺事以克稱天之報施
其將在此之語可也審能如是則古樟亦不貽
林慚澗愧之譏而凌霜傲雪之標當相與輝映
於無窮此則余之望也是為記

先君子幼孤 文公朱夫子重渭陽之念

實教育于家塾猶及親炙當時講論之益

西山蔡先生 勉齋黃先生特加敬愛

先君子師事之晚年卜居建陽麻沙之南

溪上扁於室曰南溪樟隱記蓋朱夫子之大

書也述於文曰南溪樟隱記蓋 先君子

之絕筆也又嘗規一便坐取 朱夫子歲

寒二大字揭於其楣且係之以詩曰豫章

偃蹇兩蒼龍雪榦寧須匠石逢借重歲寒

雲谷字絕勝松拜大夫封觀是詩也可以

知 先君子固窮之志矣噫 先君子嗜

書手不釋卷見於是記者無非述其刻苦
問學勉勵後人將欲以儒業世其家涑輒
犯不韙借以樟隱記附於先儒名世之
作之次庶幾託以有傳用警其子若孫益
求所以承先志云寶祐戊午仲秋上澣孤
洙涕泣謹跋

古詩

詠史二首

左思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
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鍾磬北

里吹笙竽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
內所講在玄虛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悠悠
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皓天舒白日虛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
雲浮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
為歛來游被褐出閭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
岡濯足萬里流

飲酒

陶潛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
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

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移居

陶潛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
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
足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
賞疑義相予析

讀山海經

陶潛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
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輒頗
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
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
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歸田園居六首

陶潛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
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
拙歸田園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
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
深巷中鷄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
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

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
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
至零落同草莽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携子姪輩披榛步
荒墟徘徊丘壠間依依昔人居井甃有遺處桑
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
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
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可以濯
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鷄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
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
自適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
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
成蚕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謝公宅

李白

青山日將暮寂寞謝公宅竹裏無人聲池中有
虛白庭荒衰草遍廢井蒼苔積唯有清風閑時
時起泉石

示兒

韓愈

始我來京師止携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
屋廬此屋豈無華於我自有餘中堂高且新四
時登牢蔬前榮饌賓親冠婚之所於庭內無所
有高樹八九株有藤縷絡之春華夏陰敷東室
坐見山雲風相吹噓松果連南亭外有瓜芋區
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虛山鳥旦夕鳴有類澗
谷居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踈恩封高平君子
孫從朝裾開門問誰來非無卿大夫不知官高
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爲魏冠講唐虞酒食
罷無爲棊槩以相娛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釣樞
又問誰與頰莫與張樊如來過亦無事老評道
精麤蹉蹉媚學子墻屏自有徒以能問不能其
蔽豈可祛嗟我不脩飾事與庸人俱安能坐如
此比肩於朝儒詩以示兒曹其無迷厥初

憶平泉山居贈沈吏部

李德裕

昔聞羊叔子茅屋在東渠豈不念歸路徘徊畏
簡書乃知軒冕客自與田園踈歿世有遺恨精
誠何所如嗟予寡時用夙志在林間雖抱山水
癖敢希仁智居清泉繞舍下修竹蔭庭除幽逕

松蓋密小池蓮葉初從來有好鳥近復躍鯈魚
少室映川陸鳴皋對蓬廬張何舊僚采子與吏部乃金
門僚也相勉在懸輿常恐似白玉瞻前愧魏舒

凶宅

白居易

長安多大宅列在街西東往往朱門內房廊相
對空前主為將相得罪竄巴庸後主為公卿寢
疾歿其中連延四五主殃禍繼相鍾自從十年來
不利主人翁風雨壞簷隙蛇鼠穿墻墉人疑不
敢買日毀土木功嗟嗟俗人心甚矣其愚蒙但
恐災將至不思禍所從我今題此詩欲悟迷者

曾凡為大官人年祿多高崇權重持難久位高
勢易窮驕者物之盈老者數之終四者如寇盜
日夜來相攻假使居吉土孰能保其躬因小以
明大借家可諭邦周秦宅峭函其它非不同一
興八百年一死望夷宮寄語家語國人凶非宅
凶

傷宅

白居易

誰家起甲第朱門大道邊豐屋中櫛比高墉外
回環纍纍六七堂棟宇相勾連一堂費百萬鬱
鬱起青煙洞房溫且清寒暑不能干高堂虛且

迥坐卧見南山繞廊紫藤架夾砌紅藥欄攀枝
摘櫻桃帶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載為大官
厨有臭敗肉庫有朽貫錢誰能將我語問爾骨
肉間豈無貧賤者忍不救飢寒如何奉一身直
欲保千年不見馬家宅今作鳳城園

新居感詠

杜世昌

無似老且病唯恐歸田遲一旦得引年九天還
聽卑為霑二品祿俾盡百年期恩深淪骨髓感
極橫涕洟始營菟裘地來向睢水湄城隅取窮
僻匠者寧求奇卜築悉由已軒牖亦隨宜外以
庇風雨內以安妻兒燕雀莫羣噪鷓鴣才一枝
因念古聖賢名為千古垂何嘗廣居室室儉為後
人師亞聖樂簞食寢丘無立錐文終防勢奪景
桓恥家為文園四壁立鄭公小殿移伊余具負
者適會承平時無術毗萬務無才撫四夷為郡
亦齷齪勞心徒孜孜保身已天幸拊已宜自知
開卷顏間厚復懼來者嗤勗哉知止足清白猶
可追

因舊一首并序

蘇子由

予因卞氏故居改築新宅其廳事陋甚有柴氏

廳三間求售三百餘萬錢力不能致子遲曰因
卞之舊而易其尤亦可子孫若賢當師公儉子
愧其言從之作因舊詩

君不見林上鵲冬深始營巢及春巢已成又不
見梁上燕春深初作窠及夏雛已生我為一區
屋三年費經營紛紛伐梧楸日厭斧斤聲老境
能幾何何日安餘齡一言愧吾兒事忌與力爭
青楊易三棟赤掄換雙楹指顧行即具構築後
已輕贖侯念子孫不處高閑閑吾今何人斯此
則座右銘

遷居

洪玉父

從官三十載故山凡幾歸昔歸尚有屋再歸已
傾歎今歸但喬木竹落荆薪扉上為鸛鳥都下
為雞犬樓相彼東北隅三畝以為基積塊與運
甍實窪而培痺成茲道旁舍空我橐中資堂室
取即安牖戶適所宜嘉樹三四株當窻發華姿
馨花入懷袖似與遷徙期我今六十老豈不知
前非骨相自不媚况復筋力微收此衰病身與
汝長相依松楸幸在望鄰曲不見遺葛中隨里
杜庶以保期頤

卜居

朱元晦

卜居屏山下俯仰三十秋終焉村墟近未愜心
期幽近聞西山西深谷開平疇茆茨十數家清
川可行舟風俗頗淳厚曠土非難求誓捐三徑
資往遂一壑謀伐木南山巔結廬北山頭耕田
東溪岸濯足西溪流朋來即共懽客去成孤遊
靜有山水樂而無身世憂著書俟來哲補過希
前修茲焉畢暮景何必營菟裘

杏為梁

刺居處奢也

白居易

杏為梁桂為柱何人堂室李開府碧砌紅軒色
未乾去年身歿今移主高其墻大其門誰家第
宅廬將軍素泥朱板光未滅今歲官收別賜人
開府之堂將軍宅未造成時頭已白逆旅重居
逆旅中身是主人是客更有愚夫念身後心
雖甚長計非久窮奢極麗越規模付子傳孫令
保守莫教門外過客聞撫掌迴頭笑煞君君不
見馬家宅尚猶存宅門題作鳳城園君不見魏
家宅屬他人詔贖賜還五代孫儉存奢失今在
目安用高墻圍大屋

長安道

崔顥

長安甲第高入雲誰家居住霍將軍日晚朝回
擁賓從路旁拜揖何紛紛莫言炙手手可熱須
更火盡灰亦滅莫言貧賤即可欺人生富貴自
有時一朝天子賜顏色世上悠悠應始知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杜甫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
洒江郊高者挂罥長林梢下者飄泊沉塘坳南
村兒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

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
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
冷似鐵嬌兒惡卧踏裏裂床床屋漏無乾處雨
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
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
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濂溪詩并序

黃魯直

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冑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東世故權輿仕

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爲少吏在江湖郡縣蓋十五年所至輒可傳任司理參軍運使以權利變具獄茂叔爭之不能投告身欲去使者斂手聽之趙公閱道號稱好賢人有惡茂叔者趙公以使者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其後迺寤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其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寃中歲乞身老於湓城有水發源於蓮花峯下潔青紺寒下合於湓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屋於其上用其平生所安樂媿水而成名曰濂溪與之游者曰溪名未足以對茂叔之美雖然茂叔短於取名而長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名菲於奉身而燕及筮娶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茂叔諱惇實避厚陵奉朝請名改惇願二子壽燾皆好學承家求予作濂溪詩思詠潛德茂叔雖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終在丘壑故余詩詞不及世故猶髣髴其音塵

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羹兮濯纓不漁民利兮又

何有於名弦琴兮觴酒寫溪聲兮延五老以為
壽蟬蛻塵埃兮玉雪自清聽潺湲兮鑒澄明激
貪兮敦薄非青蘋白鷗兮誰與同樂
津有舟兮蕩有蓮勝日兮與客就閒人聞欸音
兮不知何處散髮醉高荷為蓋兮倚芙蓉以當
妓霜清水寒兮舟著平沙八方同宇兮雲月為
家懷連城兮佩明月魚鳥如人兮野老同社而
爭席白雲蒙頭兮與南山吾伍非夫人攘臂兮
夫誰敢侮

律詩

絕句

白居易

試問池臺主多為將相官終身不曾到惟展畫
圖看

題李欵幽居

賈島

閑居少鄰並草徑入荒村鳥宿池中樹僧敲月
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
期不負言

歲暮歸南山

孟浩然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
人踈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

月夜窻虛

裴度初立第於街西興化里鑿池種竹起臺榭賈島方下第或以為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題詩曰

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荊棘滿庭君始知

履道居

白居易

莫嫌地窄林亭小莫厭貧家活計微大有高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

汶川村居

滕白

種茶巖接紅霞塢灌稻泉生白石根
鰭腹老翁頭似雪海棠花底戲兒孫

茅簷

王介甫

茅簷長掃淨無苔花木成蹊手自栽
一水護田將綠遶萬山排闥送青來

卜居

白居易

遊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
長羨蝸牛猶有舍不如碩鼠解藏身
且求容立錐頭地免似漂流木偶人
但道吾廬心便足敢辭湫隘與囂塵

卜居

杜甫

浣花流水水西頭
主人為卜林塘幽
已知出郭少塵事
更有澄江銷客愁
無數蜻蜒齊上下一
雙鷓鴣對沉浮
東行萬里堪乘興
須向山陰上小舟

廢宅

朱慶餘

古巷棘門誰舊宅
早曾聞說屬官家
更無新燕來巢屋
惟有閑人寄看花
荒廡欲摧塵滿櫺
小池初涸草侵沙
榮華事歇多如此
立馬踟躕到日斜

襄州漢陽王故宅

皮日休

碑字依稀廟已荒
猶聞耆舊說賢王
林園一半為他主
山水虛言是故鄉
戟戶野蒿生翠瓦
舞樓栖鴿污雕梁
柱天功業緣何事
不得終身似霍光

題故人廢宅

方干

舉目淒涼入破門
鮫人一飯尚知恩
閑花舊識猶含笑
恠石無情更不言
樵叟和巢伐桃李
牧童兼草踏蘭蓀
壺觴笑詠隨風去
唯有聲聲蜀帝冤

廢宅

吳融

風飄碧瓦雨摧垣却有鄰人爲鑲門幾樹好花
空白晝滿庭荒草易黃昏放魚池酒蛙爭聚栖
燕梁空雀自喧不獨淒涼眼前事咸陽一火便
成原

京師廢宅

張文潛

當道朱門白晝扃高堂歌吹久無聲古窓積雨
昏殘晝朽樹經陰長寄生門下老人時洒掃舊
時來客歎平生艷姬驕馬知何處獨有庭花春
自榮

訪楊少監宅留題 周子充

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闌
三三徑頃刻常開七七花門外有田聊伏鵬望
中無處不煙霞却慙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可
得誇

和謝

楊廷秀

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
能過李小隊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
令老子氣成霞無論藏去傳詒厥拈向田夫野
老誇

詩話

買宅遺康節

嘉祐七年王宣徽拱辰尹洛就天宮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琦宅故基以郭崇廢宅餘財為屋三十間請康節遷居之富鄭公命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熙寧初行賣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榜三月人不忍買諸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輩蒙恥矣司馬溫公而下集錢買之康節先生以詩謝王宣徽曰嘉祐壬寅歲新菓始孱功正分道

德里更近帝王宮檻仰端門峻軒迎兩觀雄窻虛響瀝澗臺迥粲伊嵩好景尤難得昌辰豈易逢無才濟天下有分樂年豐水竹腹心裏鶯花淵藪中老來歡不已端節歎何窮嘯傲陪真侶經營荷府公丹誠徒自寫匪報自恩隆後以詩謝溫公諸公曰重謝諸公為買園買園城東占林泉七千來步平流水二十餘家爭出錢嘉祐卜居終是僦熙寧出券遂能專鳳凰樓下新閑客道德坊中舊散仙洛浦清風朝滿袖嵩岑皓月夜盈軒接籬倒戴芰荷畔談麈輕搖楊柳邊

陌徹銅駝花爛熳隄邊金谷草芊綿青春未老
尚可出紅日已高猶自眠洞號長生宜有主窩
名安樂豈無權敢於世上明開眼會向人間別
看天盡送光陰歸酒盞都移造化入詩篇也知
此片好田地消得堯夫筆似椽今宅契司馬溫
公戶名園契富鄭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康
節初不改也聞見錄

梁生芝草

宣和間王將明賜第既而以梁生芝草為奏者車
駕臨幸適久雨梅潤芝墜地京師無名子有為

十七字詩者曰相公賜新第梁上生芝草為甚
脫下來膠少詩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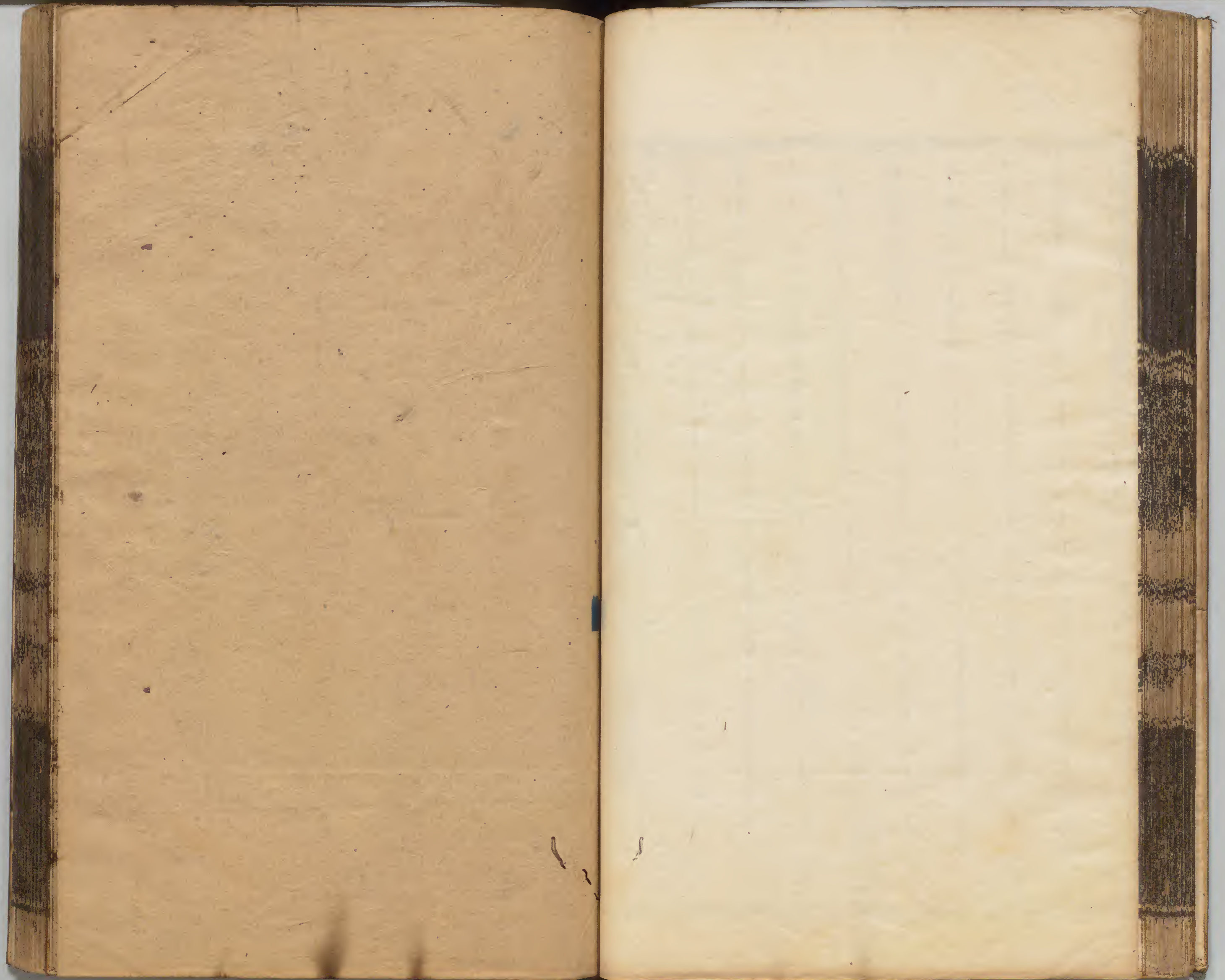
茅三間

東坡和陶詩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南史劉
義真傳贊曰善乎龐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
處茅屋之內宜無放殺之酷程泰之演繁露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 卷之六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

續集



事文類聚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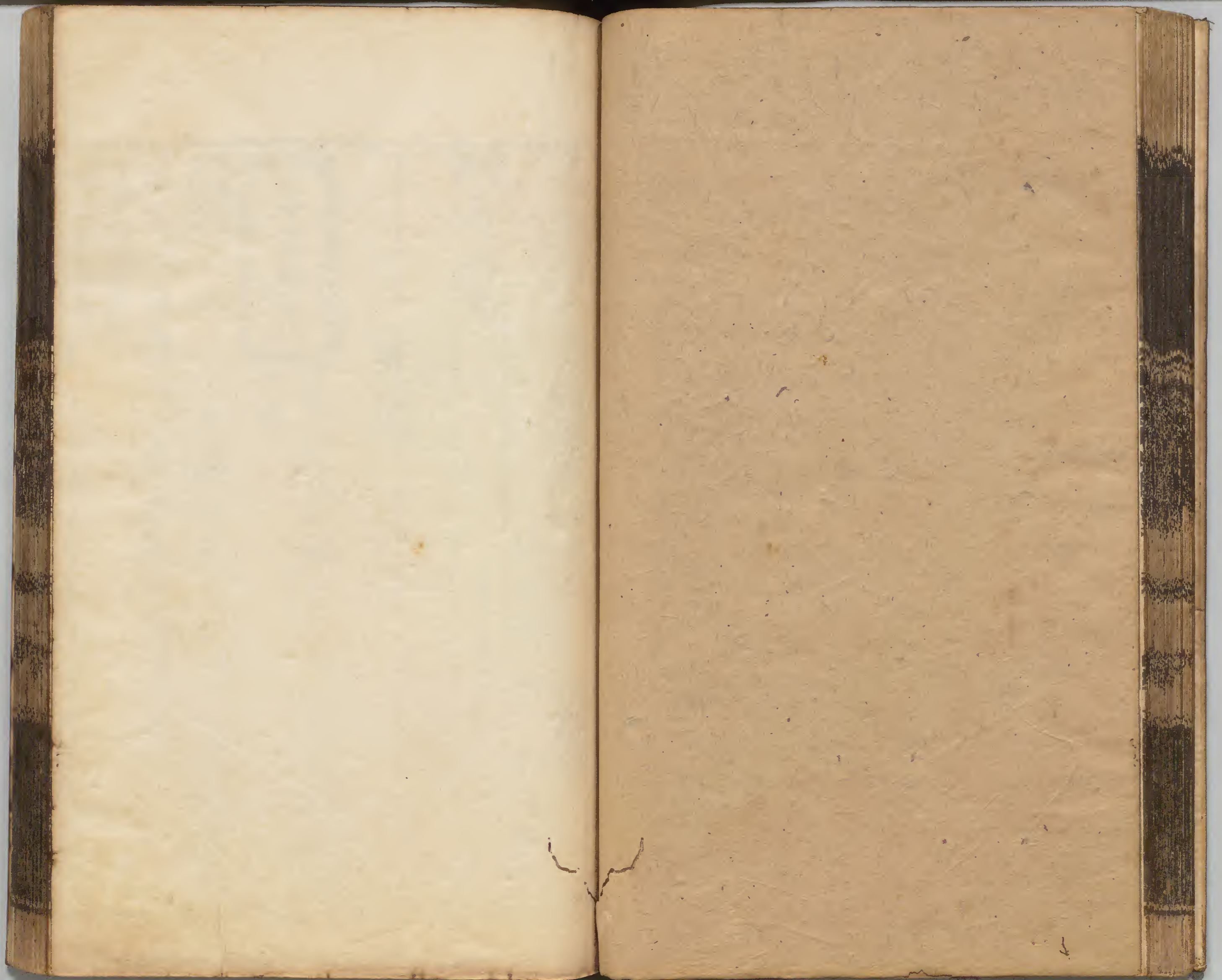
七之八

八

24
2
60

東京圖書館			
一 三 〇 冊	三 〇 號	別 架 函	漢書門 類書類

不許借出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七

續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居處部

先廬

淺草文庫

羣書要語

金勝

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詩句去鄉三十年風雨荒舊宅坡江湖渺故國

風雨傾舊廬東坡喬木依然擁舊廬坡

古今事實

請復舊宅

齊景公欲更晏元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
踈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
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
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及晏子如晉
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
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隣
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違卜不祥君子不能犯
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
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亘子以請乃許之左昭

有宅一區

楊氏之先楊季處岷山之陽曰郛有田一廛有
宅一區世以農桑為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
子海錄

願保祖宅

桓玄欲以謝安宅為營其孫謝琨曰召伯之仁
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耶玄
聞慙而止

不改衡門

後周王巖位開府大將軍安於貧素雖貴鄉里
舊宅不改衡門

先人弊廬

龍門王通教授於河汾之間累徵不起楊素勸
之仕通曰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
以具餐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以治
天下使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通
鑑

權臣莫奪

楊損居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為相欲易其

廐以廣第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貲非吾等
所有安可以奉權臣耶窮達命也卒不與

同前

李建子訥居與宰相楊收接收欲市訥冗舍以
廣第訥吒曰先人舊廬為權貴優笑地耶

不敢改作

韓滉性節儉堂先無挾廡第洄增補之滉撤去
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安敢改作以
傷儉德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故不
請

不求增廣

李愬其昆弟賴家勲貴矜室廬唯愬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

古今文集

雜著

戒徙外鄉

士大夫發跡壠畝貴為公卿謂父祖舊廬為不可居而更新其它者多矣復以醫藥弗便飲膳難得自村疇而遷於邑自邑而遷於郡者亦多矣唯翩然委而去之或遠在數百千里之外自

非有大不得已則舉動為不宜輕若夫以為得計又從而詠歌夸翊之著于詩文是其一時思慮誠為不審雖名公鉅人未能或之免也歐陽公吉州廬陵人其父崇公葬于其里之隴岡公自為阡表紀其平生而公中年乃欲居穎其思穎詩序云子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土厚水甘慨然有終焉之志邇來思穎之念未嘗少忘於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乃發舊藁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之作以見子拳拳於穎者非一日也又讀詩序云自丁家

難服除入翰林為學士忽忽八年間歸穎之志
雖未遂然未嘗一日少忘焉至于今年六十有
四免并得蔡蔡穎連疆因得以為歸老之漸又
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附之時熙寧三年也公
次年致仕又一年而薨其道遥於穎蓋無幾時
惜無一語及於松楸之思崇公惟一子耳公生
四子皆為穎人灑岡之上遂無復有子孫臨之
是因一代貴達而墳墓乃隔為他壤予每讀二
序輒為太息嗟乎此文不作可也若東坡之居
宜興乃因免汝州居住而至其後自海外北還
無以為歸復暫至常州已而捐館文定公雖居
許而治命反葬於眉山云容齋隨筆

門

君子書要語

門捫也言在外為人所捫摸也釋
名司門掌授管鑰以啟閉國門幾
出入不物者周禮華門圭竇注華門柴門圭竇
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儒行衡門
之下可以棲遲詩立不中門行不履闕語十夫
禮門也君子能出入是門也萬章踵門而告許

行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
惟鄉原乎盡心遊聖人之門者難為言盡心或
問人有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音則引諸門乎
曰在夷貉則引之在門墻則麾之揚子門雖設
而常關陶集稚子候門同上

詩句門多長者車杜敲門驚晝睡韓剥剥啄啄
有客至韓靄靄春風入水村森森喬木映朱門
荆公門垂碧柳似陶潛李丁丁啄門如啄木韓

古今事實

式其間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式其僕曰君胡式曰
干木賢者也吾安敢不式呂氏春秋

三過不入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離婁下

荷蕢過門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
哉擊磬乎

閉門不納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
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

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大君之門

呂不韋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而大本傳

掃門求見

魏勃掃門欲見齊相曹參常早起掃其門參用為舍人

以席為門

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

車轍

陰德高門

于定國父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世傳云

門可張羅見市交門

曳裾王門

鄒陽諫吳王曰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以曳裾乎

通德門

後孔融告高密縣特為鄭玄立一鄉曰鄭公鄉
曰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
間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開廣門衢
令容高車號通德門

如登龍門 見謁見門

臣門如市

鄭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冰

門容馬車

晉陳頤父訢立宅起門曰當使容馬車訢笑從
之後州辟部從事乘車馬還家宗黨榮之仕至
梁州刺史

門容長戟

晉王濬嘗起宅開門前路人或謂之太過濬曰
吾欲使容長戟幡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
雀安知鴻鵠之志後夢三刀遷益州刺史

私作都門

晉賀循為元帝丞相軍諮祭酒時廷尉張闓住
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
閉晏開人患之訟於州府不見省會循出連名

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為言之聞聞遽毀
都門詣循致謝

閉戶讀書

孫敬閉戶讀書

閉門掃軌

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杜密傳

車馬填門

王暕子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權每休
暇車馬填門有田英好危言忤權右嘗指异門
曰此中輻湊能不至者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

即承幼弟也為東陽太守

古今文集

律詩

詠門

龍昌期

偃動本為榮辱主長因外戶細推尋乾坤出入
無窮象夷狄關防有限心拚到善人非遠大開
當古道自高深九成載舞蕭韶奏穆穆無凶合
在今

鄰

羣書要語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田

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中國異制遂人令五家

為比使之相保大司徒治比其鄰正月東鄰殺

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既濟鄰有喪春不相曲禮

睦乃四鄰以蕃王室尚書親仁善鄰國之寶也

隱六救菑恤鄰天之道也左僖棄信背鄰忘孰

恆之同上以鄰國為壑孟子君子居必擇鄰可

以避患也晏子

王翰願卜鄰杜芬芳孟母鄰杜傍舍頗淳

厚所願亦易求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墻頭

過濁醪展席俯長流杜斟酒聚比鄰陶淵明醜

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李白卜居乃此地并井

為比鄰李白任屋住連墻往來欣莫間韓井水

分西鄰竹陰借東家坡見擬移居作鄰里不論

時節請開關劉禹錫明月好從三徑夜綠楊宜

作兩家春白居易與元八卜鄰皇恩若許歸田

去晚歲當為鄰舍翁柳子厚劉禹錫耦耕若便

遺身去黃髮相看萬事休劉和蚤晚青山映黃

髮相看萬事一時休坡

古今事實

三徙卜鄰

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
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
市傍其子嬉戲為賈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
乃舍學舍之傍其子遊嬉乃設俎豆揖讓進退
曰此可以居子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
儒列女傳

馬用陪鄰

晉侯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伯曰秦晉圍
黃黃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
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馬用亡鄭以陪益
也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鄰以為東道主行
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襄三十一

粟與鄰里見粟門

連牆不謁

列子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請謁

惟鄰是卜見先廬門

不納妾婦見寡妻門

向前

昔顏叔子嘗獨處於室鄰之嫠婦又獨處於室
夜暴風雨至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使
秉燭放乎旦而薰盡東薪而繼之自以為避燠
之不審若其審者宜若魯人有男子獨處於室
鄰之嫠婦人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
婦人趨而託之閉戶不納

鄰燭分光 見燭門

東家丘 見師生門

灌其鄰瓜 見瓜門

里母東 緼見火門

百萬買鄰

梁呂僧珍字元瑜為南兗州刺史初宋季雅罷
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
一百萬恠其貴季雅曰一千萬買宅一百萬買
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函曰錢一千闔人少
之不為通季雅強進僧珍疑其故自發之乃金
錢也僧珍言於武帝拜衡州刺史

祭竈請鄰

漢御史大夫張忠署孫寶主簿寶徒入舍祭竈
請比鄰

鄰牆得酒

陶侃家貧有友人過侃侃無以致誠其鄰人謂侃曰子門有長者軒車何不延之論當世事侃曰貧不能備禮餌鄰人密於牆頭送以濁醪隻雞遂成終日之歡

挑女折齒 見齒門

鄰居爭池

石勒與李陽鄰居爭漚麻池日相毆擊及貴乃召陽與酣譎引陽臂笑曰孤曩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

隔籬聽談

宋張鏡與顏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叫呼不絕而鏡靜嘿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取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

益地與鄰

陳囂與民紀伯為鄰伯夜竊藩囂地自益囂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藩一丈以地益伯伯覺之慙惶既還所侵又却一丈太守周府君高囂德義刻石旌表其間號曰義里 會稽典錄

鄰居占池

楊玠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後唐以老致仕歸
長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玠批
狀尾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
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言

鄰近相招

富韓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康節天
津隱居相近公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康節曰雍
冬夏不出春秋時間過親舊間相招未必來不
召或自至公謝客戒其子曰先生來必以時見
康節一日過之公贈以詩

古今文集

律詩

延康吟

賈島

寄居延壽里為與延康鄰不愛延康里愛此里
中人人非十年故人非九族親人有不朽語得
之煙山春

題鄰居

于鵠

僻巷鄰家少茅簷喜並居蒸梨常共竈澆蕪亦
同渠傳屐朝尋藥分燈夜讀書雖然在城市還
得似樵漁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杜甫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
幽花歌滿樹，小水細通池。
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
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北鄰

杜甫

明府豈辭滿，藏身方告勞。
青錢買野竹，白幘岸江皋。
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
時來訪老疾，步履到蓬蒿。

偶題

王介甫

竹柏相望數十楹，藕花多處復開亭。
如何更欲通南埭，割我鍾山一半青。

南鄰

杜甫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
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
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
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和景仁卜居許下景仁頃見許居洛
今而倍之故詩中頗致其怨

司馬君實

壯齒相知約歲寒索居今日鬢俱班拂衣已解
虞卿印築室何須謝傅山許下田園雖有素洛
中花卉足供閑他年決意歸何處便見交情厚
薄間

謝邵堯夫見訪

富彥國

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閑絕世機再命初筵
終不起獨甘窮巷寂無依貫穿百代常探古吟
咏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
深歸

詩話

鄰居同井

梅堯臣贈鄰居詩有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
口徐鎧亦有喜李少保卜鄰云井泉分地脉砧
杵共秋聲此句尤閑遠也隱居詩話

樓閣

羣書要語

樓重屋亦閣也說文樓曠也言牖
戶諸射孔高明覲遠悽悽然也釋

名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耳樓一名譙故謂
美麗之樓為麗譙陳勝傳登茲樓以四望兮聊

暇日以銷憂憑軒檻以遠望向北風而開襟王
粲賦閣樓也說文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乎雲
中李善注淮南子曰延閣棧道高軒堂左右長
廊之有窻者又云延長也左思蜀都賦

詩曰

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窻綉楠金蓮花柱

柱玉盤龍鮑昭

行藏獨倚樓杜長笛一聲人倚

樓趙嘏

面春築飛閣山谷嵩峯三十六終日對

高閣歐

注目寒江倚山閣杜

古今事實

十二樓

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黃帝時為十二樓以候
神人武帝於是作飛廉觀漢書及三輔黃圖

秦樓

蕭史善吹簫秦穆公有女字弄玉妻焉教弄玉
吹簫作鳳鳴王為作鳳樓夫妻居其上居數日
感鳳凰來集一夕皆隨鳳去別仙傳

庾樓

庾亮字元規在武昌諸佐史殷浩之徒乘秋夜
佳序共登南樓不覺庾至諸人將起避亮曰諸
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

談詠

綠珠樓

石崇有妓曰綠珠孫秀求之不得秀矯詔收崇
綠珠因自投于樓下而死

登樓清嘯

劉琨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數重琨乃乘月登
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賊棄圍走

迷樓

隋煬帝開汴河泛艦為江都之遊浙人項昇進
新宮圖帝愛之即如圖營建既成幸之曰使真
仙遊此亦當自迷可目之曰迷

華萼樓

唐元宗於宮西南置樓其西書曰華萼相輝之
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

籌邊樓

李德裕徙劔南西川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
險要與蠻人相入者圖之左右道與吐蕃接者
圖之

燕子樓

張尚書有愛妓曰盼盼尚書既歿張氏舊第有

小樓名燕子矚矚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悵然白集

五鳳樓

梁太祖即位羅紹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

岳陽樓

滕宗諒子京左宦遠守巴陵重建岳陽樓極雄偉范文正公為之記郡僚稟落成之日子京云落甚成待痛飲一場凭欄大慟十數聲而已子京果死於岳州

校書天祿閣見校書門以下係閣

投閣

王莽時楊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收雄雄從閣上自投幾死京師曰惟寂寞自投閣

麒麟閣見傳神門

凌煙閣

唐太宗正觀十七年圖功臣於凌煙閣本紀詳

見畫象門德宗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顏剝題文

漫缺行纔數字命錄以問宰相無能知者召蔣

乂至答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帝前口以誦補

不失一字本傳

雜著

岳陽樓記

范希文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
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
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
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
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
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
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霖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
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
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
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
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
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
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
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
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
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

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慕其君是進亦憂
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竹樓記

王元之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
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
西北隅雉堞圯毀蕪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
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閒遼復不可
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
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

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
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
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
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
迎素月亦幽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
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
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
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
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
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

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湖州勝賞樓記

葉正則

凡城邑據江海陂澤之勝皆即以爲賞蓋物常聚於大矣吳興三面切太湖涉是稍峻偉浸可几席盡也然四水會於霅溪鏡波藍浪梁柁動搖而靚粧袿服之倒影互爲散合衆流放於荷葉浦沉清浮綠鳧鵠棲止而綺荷文蓼之羅生無有際畔特嶺懸亘巧石綿絡頗抑湖之重勢

而蔽遮其風寒故其人意安而氣和舸經舫縵艇繪艤縷細聲窈眇豪唱激越宛轉一州間隨地而勝隨勝而賞無不得所求具區雖大不暇觀也夫豈娛於耳目之狹者易徇而迪於心志之廣者難親耶亦其神靈爽異所獨鍾彼雖大而此不小也國風廢王道熄柳惲以江南曲名於時古之採蘋苕盈而釜熟薦於大宗禮至敬也主於少女教至行也惲之採蘋徒詠而已其思蕩其志淫豈召南本指哉然而詞人藝士爭共誇述郡之勝賞由是而始敞堂與館益盛於

今太守趙君既新白蘋亭復樓於側其言曰清
風水迥碧瀾山隱兼之者斯樓也力能見湖而
不為者民方與我游於麗密之內我不敢與民
縱於青真之外也雖然以道講民見湖可哉白
居易論謝柳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按史惲
守吳興前後十年其政清靜吏民所懷病去而
乞留千餘人居易偶不詳也政在平平在久加
以不倦瘠土可使沃窮閭可使富况蒲魚豐衍
明山媚水素稱勝絕乎君初至捐稅直增學廩
親不葬女不嫁廢疾無斃死無松棺皆助之恐
不及可謂有志矣惜其暫不得久近惠而不及
遠利也故錄以次惲君名某字漢英

古詩

奉題張敬夫春風樓

朱元晦

隆堂謹前規傑閣聳竒觀馮欄俯江山極目眇
雲漢主人沂上翁顧肯吟澤畔俛仰一喟然冲
融無間斷我來抑何幸屢此承晤歎平生帶各
肯若若層冰泮繼今兩切切保合勤旦旦萬事
儘紛綸吾道一以貫

寄題張欽夫春風樓

楊廷秀

樂齋先生子張子獨立春風望洙泗四海無人
萬古空詠歌一聲滿天地不應東閣勝東山浮
雲於渠了不關只餘平生醫國手未忍傍觀縮
袖間樓中古書積至斗樓外春江綠如酒權門
得似聖門寒萬波橫流獨回首向來沂上瑟聲
希由求相顧只心知至今留取一轉語不知何
詠亦何歸

題鄂州南樓

黃魯直

江東江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高明廣深
勢抱合表裏江山來畫圖雪筵披襟夏簟寒肯
吞雲夢何足言庾公風流冷似鐵誰其繼之方
公悅

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因記舊所聞於

馮當世者

蘇子瞻

黃鶴樓高月滿川抱關饑卒老不眠夜聞三人
笑語言羽衣著屐響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
扉三扣聲清圓洞中鏗鉉落門關縹緲入石如
飛煙鷄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

其人骨腥膻黃金乞得重莫有持歸包裹弊席
氈夜穿扉屋光射天里間來觀已變遷似石非
石鈇非鈇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今幾年
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與考
然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

唐圖經費文禕登仙駕黃鶴返憇于此張
南軒云黃鶴樓以山得名也而唐圖經何
自而為恠說謂費文禕仙去駕鶴來憇于
此閻伯珪記中乃實其事而或者又引梁
任昉記所謂駕鶴之賓乃荀叔偉非文禕

也此皆因黃鶴之名而世之喜事者妄為
之說後來者既不之察又從而並緣增飾
之樓旁有石照亭不知何妄男子題詩窻
間遽相傳曰此仙人呂洞賓所書也文人
才士又為之夸大其事而蘇子瞻亦載馮
當世之說吁世亦寧有是理哉

律詩

登鶴雀樓

暢當

迥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
斷山

同前

王之渙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春日登樓懷歸

寇平仲

高樓聊引望杳杳一川平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荒村生斷靄古寺語流鶯舊業遙清渭沉思忽自驚

聽黃鶴樓吹笛

李白

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送孟浩然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頭

樓上

劉禹錫

江上樓高十二梯梯登遍與雲齊人從別浦經年去天向平蕪盡處低

南樓書事

黃魯直

四顧山光接水光凭欄十里芰荷香清風明月無人管併作南樓一味涼

聚遠樓

東坡

無限青山散不收雲奔浪捲入簾鈎直將眼力
為疆界何啻人間萬戶侯
聞說樓居似地仙不知門外有塵寰幽人隱几
寂無語心在飛鴻滅沒間

登岳陽樓見湖門

黃鶴樓

崔顥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
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
草淒淒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

古人伏善太白過黃鶴樓有眼前有景道
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句至金陵遂為
鳳凰臺詩以擬之今觀二詩真敵手棋也
後村詩話

鸛雀樓

張喬

高樓懷古動悲歌鸛雀今無野燕過樹隔五陵
秋色早水連三晉夕陽多漁人遺火成寒燒牧
笛吹風起夜波十載重來值搖落天涯歸計欲
如何

鸛雀樓

李益

鶴雀樓前百尺墻煙汀雲樹共茫茫漢家蕭鼓
沉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短愁
來一日即知長風煙併在相思處滿目非春亦
自傷

燕子樓

陳薦彥升

僕射新阡狐兔遊侍兒猶住水邊頭風清玉簾
慵欹枕月好珠簾懶上鈎寒夢覺來滄海闊新
詩吟罷紫蘭秋樂天才思如春雨送斷殘花一
夕休

雜著以下係閣

秋日燕滕王閣詩序

詳見九日門

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
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
射斗牛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
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
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祭戟遙臨宇文新州之
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
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霜
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

躬逢勝餞時惟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
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儼駢駢於上路訪風景於
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臺聳翠
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
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綉闥俯
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吁其駭矚閭閻撲地
鍾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鎖
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
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鴈陣驚寒聲斷
衡陽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

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
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寫睇眄
於中天極嬉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
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
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
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
他鄉之客懷帝闈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嗟乎
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
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
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

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
處涸轍以猶懽壯海雖賒扶搖可接東嶠已逝
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情阮籍猖狂
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
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捨
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
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
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
流水以何暫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
矣梓澤丘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饒登高作

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懷恭疏短引一言均
賦四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

佩玉鳴鑾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

珠簾暮捲西山雨

閑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度幾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為第
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王勃作
序王勃作作賦今中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

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斥守揭
揚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
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
刺袁州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以為當得躬
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僮得
一至其處竊竒自賞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
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
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
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
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施秋殺陽開陰閉令

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
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
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
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
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
席酒半合詞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
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
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暮月公又來燕于此公乎
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桶板檻之屬
腐黑撓折者易新之蓋瓦級甃之缺者亦白之

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後前人無廢後觀工
既訖功公以衆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爲
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
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成公命其
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
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
愈記

古詩

登閣

朱元晦

橫空敞新閣高處絕炎氛野迥長風入天涼秋
氣分憑欄生逸想投迹遠人羣終憶茅簷外空
山多白雲

登快閣

黃魯直

癡兒了却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落木千山
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絃已爲佳人絕青
眼聊因美酒橫萬里歸船弄長笛此心吾與白
鷗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七

續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八

續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居處部

亭臺

羣書要語

亭停也道路所舍人所停集也釋
名洛陽二十街街一亭十二城門

門一亭也

漢職典

臺持也言築土堅高能自勝

持也

釋名

上高曰臺有木曰榭泰誓注仲夏可

以居高明可以處臺榭月令九層之臺起於累

土老子衆人熙熙如登春臺同上

詩句戀月留虛亭韓石磴紫回入杳冥移松高

下簇虛亭坡藕花開處復開亭荆公**臺**忘歸步

月臺杜層臺指中天謝青天白日映樓臺韓

古今事實

漢蕪萋亭見粥門

晉蘭亭見上巳門

唐沉香亭見香門

靈臺以下係臺

文王經始靈臺經之營之

築章華臺

楚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登焉曰臺美矣夫對曰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大不過容燕豆人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爲此臺人罷財盡數年而成諸侯莫至若君謂此美楚其殆矣又曰先生之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太平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四時之際於是乎成之國楚子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左

築臺延士

燕昭王築臺以尊郭隗孔文舉書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鮑昭詩注

觀臺書雲

魯公登觀臺以書雲氣詳見冬至門天子曰靈臺諸侯曰時臺所以觀天文之變劉向五行傳

築姑蘇臺

吳王夫差破越越敗乃進西施請退軍歸越吳王許之吳王既得西施甚寵之為築姑蘇臺高三百丈遊宴其上伍子胥諫曰臣恐姑蘇臺不久為麋鹿之遊吳王不聽

作中天臺

楚王作中天之臺三休而後至其上賈誼新書

罷露臺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本贊

作通天臺

武帝作通天臺以求神仙

古今文集

雜著

茅亭記

柳子厚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山之阻以面勢無構榱節枕之華不斷椽不剪茨不列墻以白雲爲藩籬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是山率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壘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縮綉錯蓋天鍾秀於是有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履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爲歎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常徘徊此山以寄勝槩迺陟迺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四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闕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

醉翁亭記

歐陽永叔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
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
而瀉出乎兩峰之間者讓泉也峰回路轉有亭
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之者誰山之僧
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
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甚高故自號曰醉翁
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
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
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
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
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
不同而樂亦无窮也至于負者歌于塗行者休
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偃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
滁人游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讓泉爲酒泉
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
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
起坐而誼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乎其間
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
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游人去而禽
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

人知從太守游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
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
廬陵歐陽脩也

豐樂亭記

歐陽永叔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
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
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出
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
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
武之地也太祖皇帝嘗以舟師破李景兵十

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
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
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
老皆无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
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何可勝數
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
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
問其事則遺老盡矣今滁介于江淮之間舟車
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
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

休養生息涵育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
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於山谷
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
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无不
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
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
其豐年之樂者幸生无事之時也夫宣上恩
德以與民共樂此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
焉

醒心亭記

曾子固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亭曰豐樂自
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築亭曰
醒心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
野之無窮草木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觀
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
歸也故即其所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
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而名之
以見其實又善者已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
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
下之學者皆爲材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

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之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歿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鞏也又得以文辭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山月亭記

楊廷秀

予昨日偶出山間入州府友人王信臣迓予於中路約予過其家觀所謂山月亭者日已旰未

遑也詰朝夙興出永豐門西走九曲謁親舊皆寂寂門未啓則反而南謁信臣門啓矣予入坐賓階有頃信臣攬衣猝猝而出是時風雨昏昏濘濘沒膝予語信臣曰今日遂有遺恨鄉也山月寧不遠五十里見我於圖畫之中今也尺有咫乃隔我於風雨之外信臣曰先生毋恨則前行導予徑其家繞出屋後折而左度修廡陟穹嶽有亭若在天半掀然孤巉者山月也予且喜且喟曰尚有遺恨已識王仲祖未見杜弘治所謂雲端臺者焉在信臣指前簷三十許武石欄

崛起階齒層出者曰此是已兩小霽欣然登焉
直下百尺壁立如削闌闌數萬家如在井底下
視瞻掉遐矚神曠乃知此亭面勢宅一城高絕
之地無所與二其前峭秀而邃蔚者青原也其
左突出而翼截者東山也其右首下而尻高者
拜相山也其下橫厲而皎空者白鷺江水也周
覽未既驚風歟起林木叫呼大波怒跳翻倒城
市前山皆動諸峰相角清寒入骨不可復立函
歸亭上予益喜且喟曰尚有遺恨今夕無月紹
熙四年月日誠齋野客揚某記

古詩

顏樂亭詩

程伯淳

天之生民是為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
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
賢以學生萬世心目破昏為醒周爰闕里惟顏
舊止巷污以榛井堙而圯鄉閭蚩蚩弗視弗履
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
善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井渫而深清泉澤物
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忖
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世之下顏居孔作

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
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流盃亭

李德裕

激水自山椒折波分淺瀨迴環疑古篆詰曲如
縈帶寧翹羽觴遲唯貪親友會欲知中聖處皎
月臨松蓋

滄浪亭詩

歐陽永叔

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作滄浪篇滄浪有景
不可到使我東望心悠然荒灣野水氣象古高
林翠阜相回環新篁抽笋添夏影老枿亂發爭

春妍水禽間暇事高格山鳥日夕相啾喧不知
此地幾興廢仰視喬木皆蒼煙堪嗟人迹到不
遠雖有來路曾無緣窮竒極怪誰似子搜索幽
隱探神仙初尋一逕入蒙密豁見異境無窮邊
風高月白最宜夜一片瑩淨鋪瓊田清光不辨
水與月但見空碧涵漪漣清風明月本無價可
惜祇賣四萬錢又疑此境天乞與壯士憔悴天
應憐鴟夷古亦有獨往江湖波濤渺翻天崎嶇
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豈如扁舟任飄
瓦紅蕖綠浪搖醉眠丈夫身在豈長棄新詩美

酒聊窮年雖然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

寄題九日山豁然亭 朱元晦

昨遊九日山散髮巖上石仰看天宇近俯歎塵
境窄歸來今幾時夢想掛蒼壁聞公結茅地恍
復記疇昔年隨流水逝事與浮雲失了知豁然
處初不從外得遙憐植杖翁鶴髮雙眼碧永獻
月明中秋風桂花白

律詩

江亭寓目

盧拱英華

江郭帶林巒津亭倚巖看水風蒲葉戰沙雨鷺
鷺寒晚木初彫柳秋叢欲敗蘭哀猿自相叫鄉
淚好無端

東亭閑坐

白居易

東亭盡日坐誰伴寂寥身綠樹為佳客紅蕉當
美人笑言雖不接情狀似相親若不悠悠想如
何度晚春

移家別湖上亭

戎昱

好是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鶯久住
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題王侍御池亭

白居易

朱門深鎖春池滿岸落薔薇水浸莎畢竟林塘
誰是主主人來少客來多

山壁偶題

劉彥冲

水遶山堂竹映橋偶來塵意已潛銷最憐曉日
浮波影滿壁煌煌玉電搖

旅次洋州寓居郝氏林亭

方干

舉目縱然非我有思量似在故山時鶴盤遠勢
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涼月照窻欹枕倦澄
泉遶石泛觴遲青雲未得平行去夢到江頭身
在茲

雜著 以下係臺

凌虛臺記

蘇子瞻

臺因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
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於扶
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
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
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
公杖屨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
纍纍如人之旅行於墻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

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
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
之高而以爲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
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爲之記軾復於
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
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
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
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
望其東則秦穆公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
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
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
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彷彿
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丘
墟隴畝矣而况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而况
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
誇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
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爲記

陳希亮字公弼天資剛正人也嘉祐中知
鳳翔府事東坡初擢制科僉書判官事吏
呼蘇賢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

其吏不顧或謁入不得見又爲中元節不
過廳罰銅八斤東坡作府齋醮禱祈請小
文公弼必塗改至爲公作凌虛臺記末云
人事得喪數語公弼覽之笑曰吾視蘇明
允猶子也某猶孫子也平日故不以辭色
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
勝也乃不吾樂耶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
聞見後

律詩

登定王臺

朱元晦

寂寞番君後光華帝子來千年餘故國萬事只
空臺日月東西見湖山表裏開從知爽鳩樂莫
作雍門哀

題大雲寺觀臺

黃魯直

瘦藤拄破風煙上乞與遊人眼豁開不知眼界
闊多少白鳥飛盡青天回

鳳凰臺

李白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時花草
迷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
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

人愁

齋閣 書院 精舍

羣書要語

齋潔也 說文或曰齋謂夫閑居平
心以養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

曰齋

歐陽公東齋記

閣

小閤謂之閣門旁戶也

說文

古今事實

心齋坐忘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顏回

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

則可以為齋乎仲尼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

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

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

者心齋也 莊子

蕭齋

梁武帝時造寺蕭子雲飛帛大書蕭字寺至今

一字在焉李約之見之破產買歸東洛建一小

室以玩之號蕭齋 杜陽編

開東閣

公孫弘為相開東閣以延賢人

天下四書院以下係書院

應天府民曹誠郎同文威綸之父名舊居廣舍百五

十楹聚書千餘卷以延學者○真宗嘉之賜名

曰應天府書院○南唐昇元中白鹿洞建學館

以李道為洞主掌其教授太平二年知江州周

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

肄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開寶中潭守

朱洞首於嶽麓創書院以待學者詔賜書院名

○唐元和間衡州人李寬於石鼓創書院○國

初賜勅額號天下四書院

古今文集

雜著

浩齋記

馬子才

舜視棄天下如棄敝屣伊尹以不義祿之天下而不顧舜伊尹之輕天下如此哉古之人所以成就大事當危疑之機顛覆之變處置甚暇而不亂唯輕天下者能之今夫操刀而斷壺執匕以飯稻者皆是也至於屠龍繪坊刺虎之役則

束手戰栗而不敢發者其氣懾也干越許淳翁
於其所居之東開室讀書名之曰浩齋而求記
於予予請以一齋之事言之則所謂浩然者可
以立見而不惑今子之洒掃是室也異時之洒
掃天下有異於此乎今子之整齋圖書拂拭几
案臥琴於床掛劔於壁冠珮在上屨杖在下異
時之輔相天子措置公卿大夫百執之士下至
於庶人微至於萬物有異於此乎子有役而呼
童子小不如意則必叱而去之奔走顛倒唯子
所指異時將百萬之騎大戰于陰山之墟朔野
之北微吟而輕呼使熊羆豺虎之猛異皆赴敵
萬死而不顧亦有異於此乎子或志倦體疲神
倦欠伸撫髀露腹便然酣臥乎一榻之上異日
之厭功名辭富貴歸休乎江湖之間泉石之畔
高尚以養德醉吟而適真亦有異於此乎子之
居是齋也試以此觀之則所謂浩然者豈不壯
哉予嘗患士氣卑弱不足與立子有志於此言
則其自負必無敵於天下矣予之閱人亦多矣
爲利僅耳喜津津出顏間而手足趑趑然搖動
小不諧世則摧敗挫辱作兒女聲有可憐憔悴

之色此何謂也予將求子以語同儕而論心尚
有此態則可以相視一笑元祐丁卯五月朔日
記

進學齋記 見學術門

潛齋記

晁無咎補之

潛室之廣無丈其高如之背陽而面陰違溫而
趨寒其室雙翼外蔭老木翳其前小竹叢其右
朦朧曖曖光景不曜蓋若蟄虫伏獸之所潛焉
而潛之名所為得也客過予者曰方今主聖臣
良政恬俗康朝有鷓鴣野無豺狼可謂有道之

世矣吾子生二十長六尺出不能提桴鼓以動
百萬之師左烏號之弓右昆吾之劍喑鳴咤叱
北牧祁連西虜靈夏入不能陪黃閣之末議聯
紫微之別班正容端色以齊肅百吏操紙握管
以號令四海今反幽幽默默逃形遠跡以頑處
心以潛名室豈非所謂倒行而逆施者邪予躍
然而驚憮然而笑曰有是哉主聖臣良此吾潛
之所為甘乎分者也政恬俗康此吾潛之所為
幸乎安者也朝有鷓鴣野無豺狼此吾潛之所
為有待乎亨者也而反以是疑我頑其亦未之

思耶請為客言潛易曰雷在地中復此天地之
潛也而陽氣已動乎黃泉矣尺蠖之屈以求伸
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虫獸之潛也而小者
獲伸大者獲存矣故不能靜者不能動不能處
者不能出然則奚行之倒而施之逆耶昔者回
憲潛於道故闇然而日彰黃綺潛於聲故默然
而寢揚潛乎潛將以為不潛者矣客俛而出因
記其語於壁

畫舫齋記

歐陽永叔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
居而名曰畫舫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
凡入于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奧則穴其
上以為明其虛室之䟽以達則欄檻其兩傍以
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
中山石崑崙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
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
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
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
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
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

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
萬餘里其窮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
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
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官因竊自歎
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誰肯至是哉賴天之
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
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
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歎宜其寢驚而夢
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
居者耶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
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
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活波傲然枕席之上
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未
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
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
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
以置于壁

怡齋記

洪景廬

馬子遂良館予宇下六百日宿廬直容齋不能
十步語出口輒入予耳故寓容無敢不公言今

日余方寫楚詞倦困枕肱臥聞遂良與客對始
 唳訾咕囁不可聽已則放聲棘談往復甚苦予
 躡履蔽隱候伺則遂良正東向捉篆筆自作怡
 齋字何人長髯廣額秀眉箕口偃坐其西詰所
 以曰自而之在親戚遠墳墓行游四方有年矣
 謹歲時歸休覲父母再拜寒溫能入室刻刻與
 妻子語勞苦平生百未一厭復以去上馬忽然
 無一分樂易色行年三十七挂脰以五千卷書未
 能合有司度程掇取一第耻耻以不自聊賴
 顧方以怡自滿傲睨容膝之室得以太欺我歟

敢問吾子所以怡者何事而謂齋者果安在哉
 遂良且笑且怒瞪對之曰子貌則士也夫何言
 之陋方吾家居入怡顏以事父母出怡色以與
 兄弟處暇時讀書以怡吾心食與口怡寢與體
 怡吾窮到骨矣而其怡常自若也且吾遊越則
 越為吾廬莫吾遊燕則燕為吾廬在吾室為吾
 齋固也出而見子坐子之舍亦吾齋也孰賓孰
 主哉子何言之陋語未既予立聽不暇久疾出
 揖二子曰客則失矣而主人亦未為得也今人
 在貧賤而不失怡於布衣在富貴而萬鍾不能

怡也亦幾矣雖然之二者於道由九牛一毛也
尚何足論天地大蘧廬也曾不足以隘我尚何
燕越之間歟閉口亟休勿復言之客舌舉不得
下恟恍自失意若欲遁而足不可引予笑曰予
亦多言耳予何爲而去顧侍奴取酒引滿徑醉
就睡有頃醒視之獨予遂良在客去矣

求齋名書

王子俊

齋舍有名非古也名之又從而銘之殆如兒戲
且不應與公家學校類誠如來喻某切以爲是
雖非古也而亦古之意也古人盤有銘几杖戈
矛之類色色有銘蓋自成湯呂望以來比比有
之君子不以爲非也齋舍學者所以藏脩游息
者使其銘之而又善於此仰而視其扁俯而誦
其辭反顧吾心一物不應則愧心油然而生此
亦進德之一助也司馬公園曰獨樂堂曰讀書
有記有詠竊計嘉祐諸公亦未必以爲非王晉
公之三槐韓公之醉白文潞公之德威又不論
也大抵天下之事雖非古始而可以義起者君
子亦有所不廢如必泐其故則孔席不暇何嘗
有齋而况於名乎至於公家學校古亦未嘗有

名自湖安定始置治道等齋以爲諸生肄業之地朝廷遂下湖州取以爲法庠序齋舍之有名往往自此始匹夫之法可以爲公家之法公家之法顧不可以爲匹夫之法邪或問呂伯恭有何稱號此問者過也蓋不惟其義而直差擇其名以相稱謂殆類私立名字者矣天下之至穢者莫如糞壤而諸王居馬糞巷時人號爲馬糞巷諸王則以馬糞自繫者反榮矣何晏目夏侯泰初以易之所謂深而泰初復目晏以神然浮僞輕剽卒不免禍則所謂深與神者反辱矣○

晉王澄傳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心經平子矣

敬齋箴 見銘箴門

古詩

齋中

賈島

耽靜非僞爲本性實踈索齋中一就枕不覺白日落低扉庭軒響寡德謝接諾藜菊在墻陰秋窮未開萼所食類病馬動影似移岳欲駐迫逃衰豈殊辭綆縛已見飽時雨應豐蔬與藜

簡齋

陳去非

我窻三尺餘可以閱晦明北省雖巨麗無此風
竹聲不著散花女而况使鬼无世間多岐路居
士繩床平未知阮遥集幾履了平生領軍一屋
鞋千載笑絕纓槐陰自入戶知我喜新晴覓句
方未了簡齋真虛名

同姜濬題裴式微餘干東齋

劉長卿

世事終成夢生涯欲半過白雲心已矣滄海意
如何藜杖全吾道榴花養太和春風騎馬醉江
月釣魚歌散帙看蟲蠹開門見雀羅遠山終日
在芳草傍人多吏體莊生傲方言楚俗訛屈平
君莫吊腸斷洞庭波

早秋過龍武李將軍書齋

王建

高樹蟬聲秋巷裏朱門冷靜似閑居重裝墨畫
數莖竹長著香薰一架書語笑侍兒知禮數吟
哦野客任踈狂就中愛讀英雄傳欲立功勳恐不如
雜著以下係書院

嶽麓書院記

張敬夫

湘西故有藏室背陵向壑木茂而泉潔爲士子

肄業之地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宇以
待四方學者李允則來爲州請于朝乞以書藏
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召見便
殿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
增賜中祕書紹興辛亥更兵革灰燼乾道改元
建安劉侯珙下車既別蠹夷姦民俗安靜湘人
合辭以書院請侯竦然曰是固 章聖皇帝加
惠一方以風厲天下者而可廢乎半歲而成某
從多士往觀焉曰侯之爲是舉也豈特使子羣
居族談但爲決科利祿計乎亦豈使子習爲言
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道而
濟斯民也其傳果何歟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
立命知天地而宰萬物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事
親從况應物處事是端也苟能充而達之則仁
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
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則初不遠也
是雖約居屏處庸何損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
而亦何加於我遂書斯言以厲同志以無忘侯
之德

石鼓書院記

朱元晦

衡州石鼓山據蒸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爲一郡
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爲
至國初時嘗賜勅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
爲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脩矣淳
熙十二年部使者潘侯時德夫始因舊址列屋
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
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
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
屋以奉先聖先師之象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
州印書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遺脩士以充入之
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詡官侯鑑衡守薛
侯伯宣皆奉金齋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
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
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
庠序之教不脩士病無所於學往往擇勝地立
精舍以爲羣居講習之所而爲政者乃成就而
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
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
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

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
哉抑今郡縣之學宮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
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書進
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為己
者蓋羞言之是以嘗欲別求燕閑清曠之地以
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
於斯後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迹之蕪
廢而已也故特為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
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無今日學校科舉之意
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害
將有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
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
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於下學之
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
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為哉亦曰
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機於將發之際善則
廣而克之惡則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矣又
何俟於予言哉

白鹿洞書院記

呂伯恭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

守新安朱侯某行眡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
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
而太宗皇帝驛造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
書院初於南唐其事至鮮我太宗於汛掃區
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勸封殖如恐弗及規模遠
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官圯于寇戎者斧斤
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大
息庸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室數
楹上以宣布宋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
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迺屬軍學教授揚君大
灑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
記其成祖謙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
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
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
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
謂之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
命之祿秩賜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
時士皆上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故
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
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

傑並出講治益精至于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
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
是乎可考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關洛
緒言稍出於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
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躡等凌節
忽近慕遠未能闕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
自賢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
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挹
先儒淳固慤實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
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揚 熙陵開迪樂育

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无負矣至於考方
志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謹若李濬之之遺迹
固不得而略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
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有餘興廢始末
見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武夷精舍記

韓元吉

武夷山在閩粵直北其山勢雄深盤礴自漢以
來見于祀事閩之諸山皆後出也其峯之最大
者豐上而歛下歸然若巨人之戴弁緣隙磴道
可望而不可登世傳避秦而仙者蛻骨在焉溪

出其下絕壁高峻皆數十丈岸則巨石林立磊
落奇秀好事者一目不能盡則臥小舟抗溪而
上號爲九曲以左右顧視至其地或平衍景物
環會心爲之停舟曳杖倚徙而不忍去山故多
王孫鳥則白鷗鷓鴣聞人聲或磔磔集崖上散
漫飛走而無驚懼之態水流有聲其深處可泳
草木四時敷華道士即溪之窮僅爲一廬以待
遊者之食息往往酌酒未半已迫曛暮而不可
留矣山距驛道纔一二里許逆旅遙望不憚僕
夫馬足之勞幸而至老氏之宮宿焉明日始能
裹飯命舟而溪之長復倍於驛道之遠促促而
來遽遽而歸前後踵相屬也予舊家閩中兩宦
于建安蓋亦遽歸之一耳吾友朱元晦居于五
夫山在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園暇則遊焉與
其門生弟子挾書而誦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
之詞哦而歌之得酒嘯詠留必數日蓋山中之
樂悉爲元晦之私也予每愧焉淳熙之十年元
晦既辭使節於江東遂賦祠官之祿則又曰吾
今營其地果盡有山中之樂矣蓋其遊益數而
於其溪五折肩大石屏規之以爲精舍取道士

之廬猶半也誅鋤草茅僅得數畝面勢清幽奇
木佳石拱揖映帶若陰相而遺我者使弟子具
畚鍤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畫其處中以爲
堂旁以爲齋高以爲亭密以爲室講書肄業琴
歌酒賦莫不在是予聞之恍然如寐而醒醒而
析隱隱猶記其地之美也且曰其爲我記之夫
元晦儒者也方以學行其鄉善其徒非若畸人
隱士遁藏山谷服氣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
然秦漢以來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謂志於
道亦何事哉夫子聖人也其步與趨莫不有則
至於登泰山之顛而誦言於舞雩之下未嘗不
遊胷中盖自有地而一時弟子鼓瑟鏗然春服
既成之詠乃獨爲聖人所子古之君子息焉者
豈以是拘拘乎元晦既有以識之試以告夫來
者相與訕酢於精舍之下俾或自得其視慢亭
之風抑又何如也是歲八月穎川韓元吉記
古詩

尋白鹿洞故址愛其幽邃議復興建
感歎有作以下係書院

朱元晦

清冷寒澗水窈窕青山阿昔賢有幽尚眷言此
婆娑事往今幾時高軒絕來過學館空廢址鳴
弦息遺歌我來勸相餘杖策褰綠蘿謀野欣有
獲披圖知匪訛永懷當年盛莘莘衿珮多博約
感明恩涵泳熙泰和淒涼忽荒榛俯仰驚頽波
發教逮綱紀喟然心匪他伐木循陰岡結屋依
陽坡一朝謝塵濁歸我顧人過

同前

朱元晦

昔人讀書地町疇白鹿場世道有升降茲焉更
表章矧今中興年治具一以張弦歌獨不嗣山
水無輝光荒榛適剪除聖謨已洋洋亦有皇華
使肯來登此堂問俗以悵惻懷賢增慨慷弦歌
有遺韻絕學何能忘

遊白鹿洞得謝字呈元範伯起之才

三兄

朱元晦

歲月有環周窮臘忽受謝眷眷山水心幸此朱
墨暇招呼到良友邂逅成夙駕深尋故轍迹喜
見新結架永懷拾遺公藏器此待價橫流詩書
澤下及揚李霸交神捨與運制作流大化石室
萬卷藏綸言九天下規模未云遠荒蕪良可詫

自非賢邑宰誰復此精舍會當求教賜畢願老
耕稼更與盡心期臨流抗風榭

城南書院

張敬夫

積雨欣始霽清和在此時林葉既敷榮禽聲亦
融怡鳴泉來不窮湖風起淪漪西山卷餘雲逾
覺秀色滋層層叢綠聞愛彼松栢姿青青初不
改似與幽人期坐久還起來隄邊足逶迤游魚
傍我行野鶴向我飛敢忘昔賢志亦復詠而歸
寄言山中友和我和平詩

石壁精舍

以下係精舍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輝能娛人遊子澹
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歛暝色雲
霧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
徑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
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行視武夷精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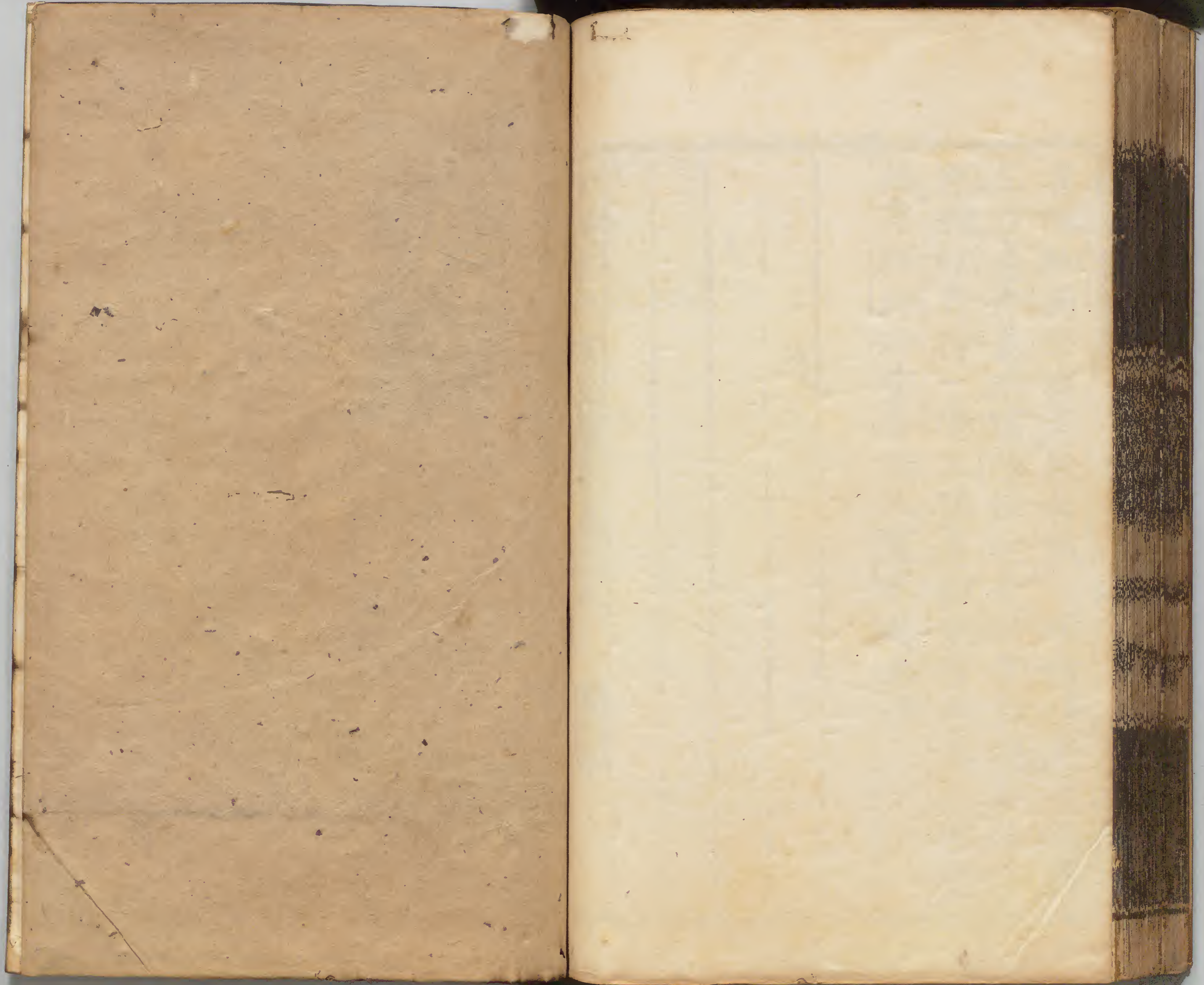
朱元晦

神山九折溪泂泝此中半水深波浪闊浮綠春
渙渙上有蒼石屏百仞聳雄觀斬巖露垠堦突
兀倚蒼漢淺麓下縈迴深林久叢灌胡然闕千
載遽此開一旦我乘新村船輟棹青草岸榛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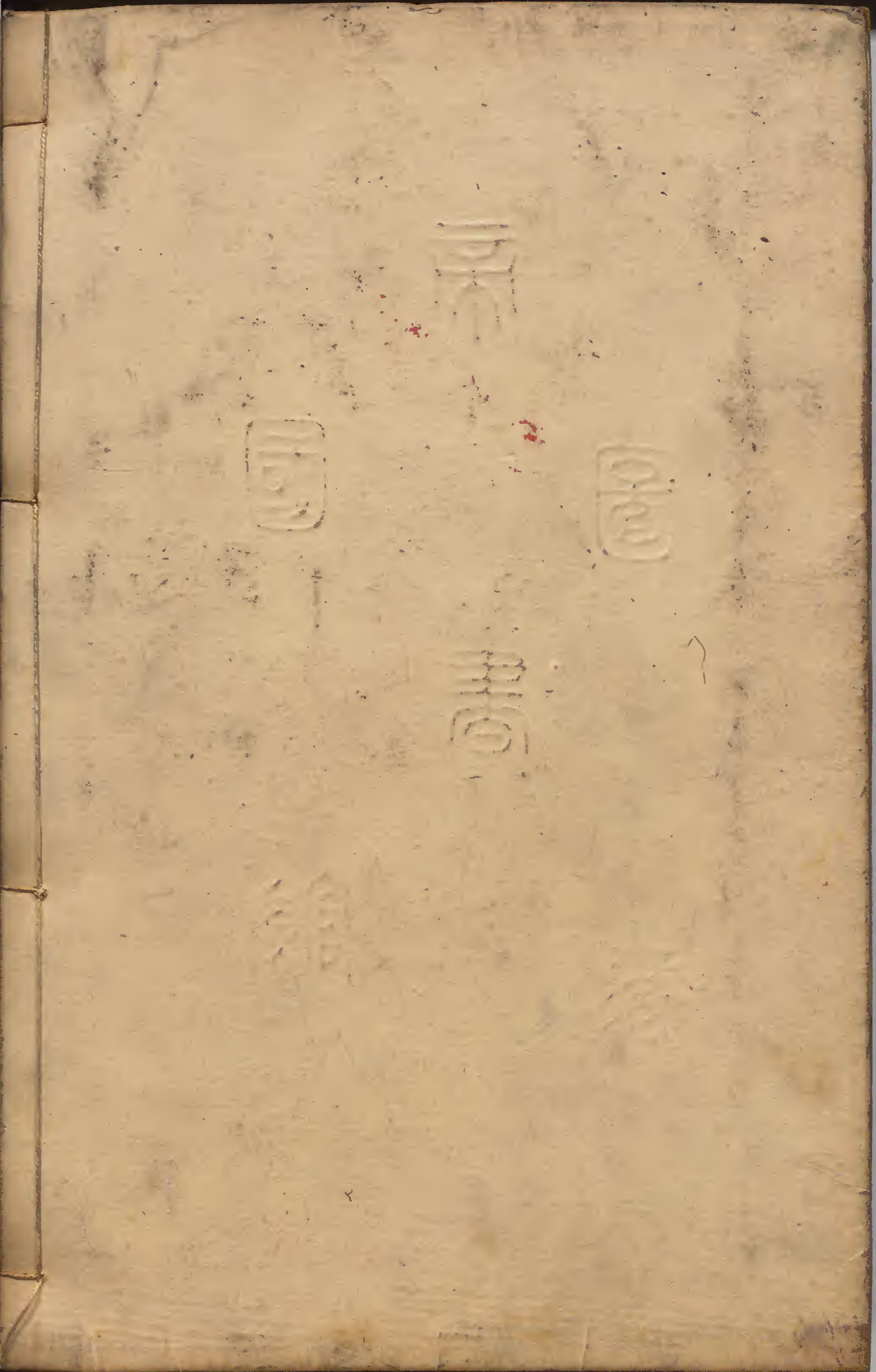
喜誅鋤面勢窮考按居然一環堵妙處豈輪奐
左右矗竒峯躑躅極佳玩是時芳節闌紅綠紛
有爛好鳥時一鳴王孫遠相喚暫遊意已愜獨
徃身獨絆珍重舍瑟人重來足幽伴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八

續集



存
乱
久



歴代

御

御

書

巻